

◎文学聚焦

现实题材小说的独到发现

王春林



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愈益向着纵深处推进，横在我们面前的社会现实状况明显地呈现为一种复杂的状态。一方面，这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速度惊人，GDP总量已经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了。但在另一方面，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也越来越突出。这样一种越来越令人难以作出准确判断的社会现实，对于当下时代我们的小说创作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我们的作家对于这种社会现实到底怎么理解和认识？应该以怎样的一种艺术想象力和艺术方式来处理和表现这种社会现实经验？这是摆在广大中国作家面前一个不容回避的重要问题。

那么，面对这样一个重要问题，中国作家所提供的答案究竟如何呢？无法否认的一点是，尽管有不少中国作家都努力尝试着提供自己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与认识，但就他们所写出的小说作品本身来说，真正能够切中中国社会现实之肯綮者，并不多见。尤其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现实主义问题以及现实主义的小说写作再度引起了公众的密切关注。很多时候，面对此类问题，单纯抽象的理论探讨恐怕是无益的，真正可能对现实主义创作有所推动的，反倒是结合相对成功作品展开一种具体而微的文本分析。这里我们所列举出的小说文本，均属于那种对于当下时代中国社会现实状况有独到理解与发现的文学作品。它们的成功经验，或许会给予其他作家以有益的思想艺术启示。

资本批判与现代生态意识倡扬

首先，是张炜这部可以被概括为“资本批判与人性忏悔”的《艾约堡秘史》。一方面不择手段地肆意吞并如同叽滩角这样的村庄，另一方面在随意草菅人命的同时还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凡此种种，皆属于以淳于宝册为董事长的狸金集团这一资本大鳄在自身日益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所犯下的现实罪恶。但请注意，包括狸金集团在内的所有资本的积累与发展过程中，实际上都少不了与现实权力的结盟与联姻。质言之，只有在后者的强势支撑下，资本才会有如虎添翼的迅猛发展。张炜的深刻性，就在于不仅敏锐地洞悉了这一

点，而且还在文本中对此进行了充分的揭示与表现。以淳于宝册为董事长的狸金集团以上林林总总的罪恶，归结在一起，似乎正应了马克思曾经讲过的那句名言，即资本是一种来到人间之后，“从头到脚的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也正因为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这部《艾约堡秘史》中，与狸金集团这样的资本大鳄坚决对抗到底的，就是那位带有突出民间社会身份的渔村守护者村头儿吴沙原与身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阶层杰出代表的民俗学家欧驼兰。套用时下流行的话语来说，在吴沙原和欧驼兰身上所体现出的，乃是一种满满的精神正能量。

在进行深刻资本批判的同时，张炜的另一个难能可贵处在于，通过吴沙原和欧驼兰两位人物形象的塑造，突出地表现出了一种难能可贵的现代生态意识。身为民俗学家，欧驼兰之所以要千里迢迢地离开繁华的京城远赴叽滩角村这样偏僻的海边渔村，正是为了完成他所承担的民俗调查使命。事实上，也正是在叽滩角村围绕民俗问题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在对诸如“二姑娘”这样的渔歌号子以及开海节这样的民间节日逐渐深入了解的过程中，欧驼兰不仅深深地爱上了叽滩角村这样虽然偏远落后但却充满自然与文化原生态意味的渔村，而且更是从文化与生态保护的思想

价值立场出发，在叽滩角村与狸金集团的这场尖锐冲突中义无反顾地站在了叽滩角村一边。

同样也是对于一种现代生态意识的倡扬与表现，迟子建在她的“大长篇”《候鸟的勇敢》中却呈现出了另外一种思想艺术风貌。在呼唤一种现代生态保护意识的同时，作家非常深入地把自已的笔触探向了自我内在精神隐痛的书写。在后记中，迟子建明确指出：“这部小说写到了多种候鸟，而最值得我个人纪念的，当属其中的候鸟主人公——那对东方白鹇。我爱人去世的前一年夏天，有天傍晚，我们去河岸散步，忽然河岸的茅草丛中，飞出一只我从未见过的大鸟。爱人说那一定是传说中的仙鹤。我忘不了这只鸟，查阅相关资料，知道它是东方白鹇，所以很自然地在《候鸟的勇敢》中，将它拉入画框。”读过迟子建后记中的这段文字后，我们会把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张黑脸和德秀师父，把那对东方白鹇，与迟子建爱人的不幸去世“三位一体”地联系在一起。从一种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说，迟子建关于张黑脸与德秀师父、关于那对东方白鹇，甚至她的《候鸟的勇敢》本身，都可以被看作是深潜于作家内心深处的某种精神情结的艺术书写。质言之，迟子建的这部“大长篇”之所以读来感人，让人倍觉沉重异常，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难能可贵的悲悯情怀

周大新的长篇小说《天黑得很慢》所聚焦的，是当下时代中国社会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周大新对老龄化问题的成功表现，首先得益于择定了一个很好的叙述者与巧妙的叙述角度。叙述者“我”也即钟笑漾，被设定为一位从河南南阳进京打工的家庭保姆。一个偶然的

机会，“我”被介绍到男主人公萧成杉家做家庭保姆。由于生活习性极不一致，他们一开始的相处很不愉快。但随着相互间了解的逐渐加深，“我”不仅慢慢地改变了对萧成杉也即萧伯伯的看法，而且还建立了非同寻常的亲情关系。人至老境之后的萧成杉，不仅因意欲延年益寿而屡屡上当受骗，而且在不幸痛失爱女之后，自己也不断地罹患各种疾病，到最后，甚至凄惨到了老年痴呆。也正是在“我”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奇迹出现了。小说结尾处，面对着处于复忆状态中的萧成杉，“我”所给出的精神立场是：“我不知道他的记忆力最终能恢复到什么程度，不知道老年痴呆病在他身上会不会还有反复，但我知道我会一直陪着他。”借助于家庭保姆“我”如此一种令人倍觉尊重的洋溢着爱意的行为，周大新所给出的，其实是身为作家的自己一种难能可贵的悲悯情怀。如此一种悲悯情怀的存在，极明显地提升着《天黑得很慢》的内在思想艺术品质。

某种程度上说，小说就是一种离不开“矛盾冲突”的艺术，着力在矛盾冲突中展开故事情节，勘探人性世界，塑造人物形象，乃是一部小说作品的题中应有之义。诗人余秀华的自传体小说《且在人间》，正是在周玉与她的父母、丈夫以及一厢情愿的“情人”这三组矛盾冲突中逐渐展开故事情节的。细究这三组矛盾冲突，一个共同的问题，恐怕就是周玉那过于敏感的自尊的一再被冒犯。在周玉的理解中，所有这一切的发生，皆缘于自己有一个残疾的身体。通过对于精神痛苦的真切书写而真诚呼唤一种生命悲悯层面上人与人之间的彼此理解与尊重，当可以被看作是余秀华这部作品重要的思想意义所在。

(作者为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

第五届冯牧文学奖揭晓

杨 鸥



左起：石一枫、鲁敏、李云雷

第五届冯牧文学奖日前在京颁奖。作家石一枫、鲁敏、评论家李云雷分别因其近年来在文学创作、文学理论和批评上的实绩而获奖。

冯牧文学奖是为纪念中国文学界的卓越组织者、文学评论家冯牧，继承弘扬其扶植文学新人、促进文学事业繁荣发展之遗愿而设，在当代文学界以“专家奖”赢得口碑。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指出，冯牧文学奖设立之初衷，在于奖励以其作品丰赡的意蕴和独特的艺术表现在文坛初露头角、潜质优秀的文学新人；奖励站在时代思想的前沿，对文学趋势、文学现象、作家作品发表富于创见的评论，体现出深邃的思考和敏锐的艺术感受力的青年批评家。

本届获奖者石一枫是新锐作家中的佼佼者。他的小说面对当下的社会现实特别是普遍的精神难题，尖锐发声，引人注目并得到了读者和批评界的广泛认同。他的《世上已无陈金芳》等作品，以人物的独特、文风之犀利以及俏皮的言说，使京味小说的传统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为讲述“中国故事”、积累文学的“中国经验”，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鲁敏的小说创作，在平白如水的日常生活中耐心寻找着新的文学元素，重建了关于“底层生活”的知识和价值，呈现了特殊的文学史意义。她的小说既饱满醇厚，又展示了丰富的可能性。

李云雷是守正持重、富有情怀的青年批评家。他对“底层写作”的持久关注和耐心阐释，使这一文学现象有了历史感和知识谱系性。他的《秦兆阳：现实主义的“边界”》等论文对现实主义内在机理及发展变化的扎实研究和深刻见解，澄清了有关现实主义的理论误区，以理想主义的姿态重申了现实主义的当代意义。

石一枫表示，要继续把自己的写作和身边那些活生生的人们所经历的时代变迁结合起来，把自己的思考 and 前辈作家们业已开创并让我们受益良多的文学脉络结合起来，在写作独属于这个时代的中国故事的过程中去了解中国，也了解写作。

◎新作评介

奋进在路上

——评王华的长篇小说《在路上》

李朝全

贵州仡佬族女作家王华的长篇小说新作《在路上》是一部现实题材的作品，是作者深入生活、主动从生活中采撷的一朵文学小花。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中国在推进全面小康建设进程中，要求小康社会一个都不能少。珍州这个贫困地区面临着脱贫攻坚的历史重任。珍州大量的贫困乡亲如何摆脱贫困走向小康，正是以珍州县委书记曾为民、县委常委谢奋进等为代表的地方领导所殚精竭虑、戮力同心想要加以解决的难题。

正如作品标题《在路上》所提示的那样，这篇小说的一个根本主题就是“在路上”。主人公谢奋进一直走在路上，在外出差、招商引资、建设工业园的路上，在为事业而奋斗、恪尽职守和责任的路上。换言之，他一直行走在为百姓谋利益、谋幸福、脱贫致富奔小康的路上。同时，这个“在路上”的主题也指的是谢奋进跋涉在人生路上，在仕途官场之路上，在为入处世、安身立命的路上。正像他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谢奋进一直走在奋斗前进的路上。这条路他走得并不轻松。从表面上看，谢奋进的仕途似乎并不成功。但是，他却能做到泰然心安，并在每个岗位上竭尽全力，奉献忠诚，谋事做事，一心为民。在他内心，有着一个强大的信念，这是他从父亲那里传承而来的信念：种地，就要精心伺候土地，土地不会辜负辛勤的劳作。他肩负着父亲的教诲、乡亲们的热切期待、国家的信任与重托，于是责无旁贷、义无反顾地去招商引资、建设工业园、扶贫攻坚。这是一位敢作为、能作为、有作为的“好官”，是时代所呼唤和造就的英雄。作家对这个人物倾注了热情和赞美。赞美和讴歌谢奋进这样的平凡英雄，其实就是赞美一心为民的公仆精神，赞美主动担当、敢于作为、忠于职守的为官之道。

主人公的个性和精神是通过曲折坎坷的招商引资过程而得以展现的。工作总是千头万绪，看起来似乎都找不到出路和前景。然而，无论多么曲折坎坷，多么艰难不易，谢奋进始终都没有灰心，更从未放弃，因为他坚信自己的信念，坚信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代表着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有意有价值的。小说在对这个艰难曲折过程的描写中，使主人公的坚韧、果敢、定力、耐心和静气等优点都得到了凸显。这是一个看似不温不火却坚毅顽强、不屈不挠的人。而他最终的成功，也体现了作家对于这种精神品格的褒扬和对于脱贫攻坚伟业的乐观祝福。

小说情节新颖别致，因此成就了作品的吸引力和可读性。矛盾冲突的设置，以及一个个矛盾的解决，都顺理成章，水到渠成。有志者事竟成，为民谋利者事事皆顺遂，这是作者的一种美好的愿望与祝福。这种愿望和祝福正是通过谢奋进遇到的一个个难题与困境以及这一个个难题困境的解决来表现的。

《在路上》是关于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种正面书写、正面刻画。该作品在具有深刻的感染力的同时，也带给人们激励和希望。

◎作家谈

你自己的靶标

彭 程

对于一名写作者，写什么当然至为重要。千言万语，归纳为一句话：找到最属于你的内容。

那些总是在你灵魂中萦回不去、无法躲避逃离、纠缠如毒蛇执着的如厉鬼的……情绪和感受，意念和思想，应当成为你的首选。

举两个例子。一个无人不知，是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作家21岁双腿瘫痪，从此人生被捆绑在轮椅上，看着世界生机勃勃，看着人们奔跑跳跃。作者自嘲“生病就是我的职业”，作品都是完成于病痛的间隙期，所以他将自己的散文集命名为《病隙随笔》。地坛公园安静而空旷，在这里他的感知和思考都抵达了一种极致。思绪尽管散漫飘荡，但离不开核心的几点：在这样的痛苦和绝望中，要不要活下去？如果决心活下去，理由是什么？残疾能否以及如何获得拯救？……他的一系列作品，不论是长是短，是小说还是散文，是在这篇之前还是在这篇之后，其实基本上都是此一主题的延伸和变奏。

另一个所知者不多，有必要多说几句。不久前读到一本书，获得2005年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奇想之年》，深受触动。作者琼·狄迪恩，是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在她70岁那年，相伴40年的丈夫突发心脏病去世。打击猝不及防，震惊之后是持续的灵魂煎熬。自那一刻起，整整一年中，她都是在哀伤和思念中度过的。全部的情感和意念，都专注于这一件事情。深度的专注和沉溺，让奇特的想象纷至沓来。亡者生前和她一

同去过的地方，接触过的物体，总之留下两人的共同印迹的东西，都时刻把她卷进一个回忆的漩涡里去，难以摆脱。“整整一年，我都用去年的日历来记录时间：去年的这一天我们都在干什么，我们在哪里吃晚饭；去年的这一天，我们是不是在金塔纳的婚礼结束后坐飞机去了檀香山；去年的这一天，我们是不是从巴黎坐飞机回来。”想起了一句古诗词——“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这是怎样的痛切和眷念，才能让人产生并执着于这样不合常情和逻辑的想象。

自身的疾病，爱人的去世，分别成为了两个作者生命中的重大事件，时时处处，念兹在兹，仿佛患上强迫症一样。杜鹃啼血，蚌病成珠，当他们把自己充分而深入的感受和思考诉诸文学时，便获得了特别的成功和报偿。

一个人的一生，经历过的生活内容堪称丰富，但其实多数如同烟云过眼。无论是经历本身，还是从中产生出的感受和想法，真正给他的精神世界打上鲜明烙印的，其实并不多。具有这样一种性质的事件、遭遇等等，当其到来时，或者像重锤击打一样猛烈，或者如同钝刀割肉一样煎熬。它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事件，因为什么原因产生，因人而异，折射出的是生活的广阔和幽深，这里不做深入的探讨。但共同点是，它们都成为了当事人生命中的中心事件，对他的人生走向和人生观的确立产生了关键作用。

“刺激—反应”作为行为心理学的基本原理，一样可以用来解释写作。如果一位写作者长期执着于对某一个或者

某一类这样的内容对象的观察和思索，当诉诸文学表达时，就更容易具有新意、深度和质感，从而避免了沦入千人一面的泛泛之辞。

在这个意义上，英特尔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安德鲁·格鲁夫的名言“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适合技术和商业的拓展，也同样适合于文学写作。在后一种语境中使用这种说法，更接近于一种修辞，旨在让人明确地认识到专念于合适的目标的重要性。

又想到两个例子，两部名作。契诃夫的中篇小说名作《没有意思的故事》，写的是一位著名教授晚年的苦恼困惑。因为他感觉自己缺乏一个“中心思想”，缺乏“一种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东西”，“可是如果缺少这个，那就等于什么也没有”，活着也“没意思”，生活的意义和价值也变得飘忽而模糊了，为此他痛苦不堪，以致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与之相比，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又名《俄亥俄，温斯堡》）则展现了某种坚定和清晰。这部短篇小说集写的是美国中北部一个小镇上的众多人物，他们都是专注于内心中某个意念的人，虽然意念因人而异。这是他们的真理，是生命意义之所系，尽管有时候也如作家所说，真理过了头就成了谬误。这未尝不可以看作是一种反方向的运动：作品启示了作者，结果中寄寓了行为的某种本质。

当然，人类的经历以及相关言说都已经浩如烟海，鲜有写作者不曾触及的领域。像海明威那样去非洲乞力马扎罗

山上猎狮子，像《小王子》的作者圣埃克絮佩里那样，二战时期驾驶飞机在地中海上空巡迴……这种充满戏剧性和油彩感的经历，极少人能够遭遇。同时，甚至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拥有大喜大悲、或如峰巅或如深渊般的情感体验。好在，谢天谢地，并不是具有这样的历练才有资格写作。对于此刻作为写作者的每一个“我”，在写作中努力追求不随大流，发出自己独特的调门，却是可以做到的。这里的独特，实际上也是一个弹性概念，是在相对意义上说的，其主要的倚仗，就是要牢牢盯住自己生活经历中的那样一些东西——它们攫取了 you，困扰着 you，使你坐卧不宁，日思夜想，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对史铁生来说，正是经由这样的倾诉，他超越了身体的残疾，并达成了与命运的和解；而对于琼·狄迪恩来说，一年中的神思恍惚不会是时光的虚度，在重新执笔并写下这部作品后，她获得了心灵的解脱，也用文字印证了人性的深刻和卓越。

由此不难推论出，那些号称什么都能写的作家，并不值得特别夸耀。他们往往是用数量的丰富庞杂，掩盖实质的乏善可陈。个性是他们的作品中最稀有的品质。作为一名称得上资深的读者，对于这样的作家，我的第一反应是不去理会。这么多年下来，似乎并没有太大的损失。

时间，精力，才华……把这些宝贵的东西凝结成为一颗子弹吧，射向你心目中的某一个靶子。